四分律卷第三十九 三分之三

姚秦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 夫

皮革揵度之餘

尒時大迦旃延在阿槃提國在拘留歡喜山曲中住與億耳優婆塞使人俱時億耳心自念言如我聞佛所說若我在家與妻子俱不得修清淨行寧可除鬚髮捨家為道即往大迦旃延所作如是言如我聞佛所說若我在家與妻子俱不得修清淨行願大德度我出家受大戒迦旃延言出家事難沙門不易汝但在家護持佛戒常以時節修行佛教尒時億耳如是再三白迦旃延時大迦旃延見億耳慇懃至三便聽出家受戒難得三年乃受大戒何以故以不滿十僧故億耳受戒未久便得阿羅漢道自記得道亦如上說尒時億耳聞佛功德相好端正諸根寂靜得上調伏猶如象王又如澄淵聞之歡喜便欲見佛詣迦旃延所白言我聞佛功德如是今欲往見如来無所著等正覺迦旃延言佛功德如汝所說迦旃延言汝持

我名詣佛所頭面礼足問訊起居少病
安樂不持五事徃白佛阿濕婆阿睺
提國少比丘受大戒難三年中乃得
受戒何以故以不滿十僧故從今已
去願世尊少開方便聽阿濕婆阿睺
提國得受大戒阿濕婆阿睺提國多諸
剌棘瓦石一重革屣不得經久願世
尊聽著重革屣阿濕婆阿睺提國世
人好浴願世尊聽比丘數數洗浴如
餘方多好卧具伊梨延陁耄羅耄耄
羅氀氀如是阿濕婆阿睺提國以皮
為卧具羖羊皮白羊皮鹿皮願世尊
聽得畜皮卧具或有比丘徃異方後
徃處得衣便不肯受何以故恐犯尼
薩耆願世尊聽開少方便時億耳比
丘聞大迦旃延語默然受持即從坐
起頭面礼足遶已而去億耳聞世尊
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住時億耳持三
衣鉢徃到佛所頭面礼足已却住一
面佛即慰勞言住止安樂不不以飲
食為苦耶白佛言住止安樂不以飲
食為苦佛勑阿難與客比丘敷座尒
時阿難白知常法世尊欲與客比丘

共宿便使阿難敷座時阿難聞佛語
已還佛屋內對佛座敷座敷座已還
頭面礼足却住一面白世尊言已為
客比丘敷座竟宜知是時尒時世尊
即起還屋就座而坐億耳亦入佛屋
對佛而坐尒時世尊靜坐須臾告億
耳言汝可說法億耳聞佛教已在佛
前說十六句義不增不減音聲清好
章句次第了了可解尒時世尊作是
念善哉比丘十六句義不增不減不
壞經法音聲清好章句次第了了可
解佛問億耳本何所作荅言久見欲
過難得受戒乃經三年何以故以不
滿十僧故億耳念言今正是時和尚
迦旃延所遣五事即白佛言和尚迦
旃延稽首世尊足下問訊世尊起居
康强少病安樂白此五事如前所說
佛時默然聽許時世尊明日清旦以
此事集比丘僧為諸比丘隨順說法
無數方便稱讃頭陁威儀齊整少欲
知足樂處空閑告諸比丘言聽阿濕
婆阿槃提國持律五人得受大戒若
有餘方亦聽餘方者東方有國名白

木調國已外便聽南方有塔名靜善
搭已外便聽西方有國山名一師梨
仙人種山方外便聽北方有國名柱
方外便聽如是諸方外聽持律五人
得受大戒聽阿濕婆阿槃提國著重革
屣聽阿濕婆阿槃提國數數洗浴聽敷
羖羊皮白羊皮鹿皮臥具聽諸比丘
得衣入手數滿十日若過應捨捨已懺
悔尒時比丘得皮補革屣去佛不遠
便摘壞恐犯重革屣事尒時世尊知
而故問比丘汝何故摘壞革屣耶荅
言恐犯重革屣事佛言革屣若穿壞
聽重時諸比丘得未治皮佛言聽鞣
治若自鞣若使人鞣鞣皮竟裁作一
重革屣須刀佛言聽畜刀須裁板佛
言聽畜板須筋若毛若皮縷等佛言
聽畜須刻佛言聽畜若刀鈍聽畜磨
石時諸比丘刀錐筋毛皮縷刻遊散
在地无安處佛言聽作囊盛若織竹
作籠若樹皮籠聽以毛囊果外十種
衣中聽趣用一一衣作囊時諸比丘用
皮作佛言不聽以皮作時諸比丘著
新衣革屣上坐汙衣佛言不應著新

不革屣上坐比丘亦不應皮上坐除
阿濕婆阿槃提國時諸比丘持革屣
在前便瞻狗銜去佛言不應持革屣
在前而瞻應以草覆若兩衣相合置
尼師壇下尒時比丘持革屣置邊而
瞻轉反墮革屣上有畏慎心恐犯眠
皮上佛言不犯時比丘持革屣置鉢
中行餘比丘見甚惡之佛言不應以
革屣置鉢中應清淨持鉢時比丘一
手捉革屣鉢餘比丘見惡之佛言不
聽一手捉革屣鉢應一手捉鉢一手
捉革屣時諸比丘渡泥水不得褰衣
衣墮泥水中佛言聽指鉤革屣鉢置
掌中一手褰衣時諸比丘拘薩羅國
人間遊行到无比丘住處村宿陶師
舍時泥作邊有皮比丘在上眠清旦見
畏犯皮上眠佛言不犯時六群比丘
畜大皮師子皮虎皮豹皮獺皮野猫
皮迦羅皮野狐皮諸比丘白佛佛言
一切大皮不得畜時六群比丘坐高
大牀上若獨坐繩牀木牀象牙牀敷
馬皮敷象皮錦褥雜色臥具氍氀若
獺毛用貯褥諸比丘白佛佛言不應

高大牀上坐乃至癩毛貯褥時諸比丘
到白衣舍為比丘敷好高大牀請比
丘坐諸比丘言佛不聽我等坐高大
牀諸白衣言我等更何處得牀諸比
丘白佛佛言聽除寶牀餘者在白衣
舍應坐時諸比丘至白衣舍為比丘
敷皮牀獨坐牀諸比丘畏慎不敢坐
念言佛不聽我等皮上坐除阿濕婆
阿睒提國諸白衣言我等更何處得
牀諸比丘白佛佛言聽在白衣舍內
坐時諸比丘至白衣舍為敷長繩牀
木牀諸比丘畏慎不敢坐佛不聽我
等與上座同牀坐諸白衣言我等更
何處得人人別牀諸比丘白佛佛言
聽白衣舍得坐時諸比丘至白衣舍
白衣為敷皮囊比丘有畏慎心念言
佛不聽我等坐皮上諸白衣言我等
更何處得別坐諸比丘白佛佛言聽
在白衣舍得坐尒時跋難陁釋子有
放牛人為作檀越清旦著衣至檀越
舍敷座而坐時牧牛兒來坐聽法跋
難陁釋子善為說法種種方便勸進
檀越令大歡喜即問言大德何所須

欲䟦難陁言可止无所須便為得供
養已復言願說所須䟦難陁言止不
須語若我說俱不與我荅言大德但
說當與去前不遠見一雜色犢子䟦
難陁言我須此皮荅言小待須我煞
之彼即煞之剥皮與䟦難陁䟦難陁
得皮已從坐起持去時牛母大乳喚
逐䟦難陁至祇桓門諸比丘見問言
此牛何故乳喚逐汝後荅言此是其
子皮我持来故尒耳諸比丘白佛佛
言不應乞生皮若乞如法治諸比丘
畏慎不敢帶浮囊渡水佛言聽時諸
比丘捉牛尾渡水渡已方見是㹀牛
畏慎佛言无犯自今已去不應捉㹀
牛尾渡水時諸比丘不敢坐皮牀上
渡水佛言聽時諸比丘畏慎不敢乘
皮船渡水佛言聽在皮船上若坐若卧
隨意時諸比丘皮作刀囊不以物褁
刀生壞佛言聽若以毳若以劫貝若
以大皮褁刀時比丘畜兩重革屣佛
言不得畜兩重革屣時諸比丘畜迦
郴冨羅革屣佛言不聽畜迦郴冨羅
革屣尒時比丘與白衣拘薩羅國道

路共行為木剌剌脚血大出甚患之

不能行時白衣即以所著革屣與比
丘時比丘畏慎不敢取恐犯迦郗富
羅革屣佛言有如是因縁聽受時六
群比丘畜旋角革屣佛言不應畜旋
角革屣諸比丘畜麁角革屣佛言不
應畜諸比丘畜阿羅梨革屣佛言不
應畜六群比丘以雜色皮作革屣帶
佛言不應畜六群比丘持絹布作革
屣帶佛言不應畜六群比丘畜富羅
跋陁羅革屣佛言不應畜六群比丘
者真揩梨革屣佛言不應畜六群比
丘者編邊革屣佛言不應畜六群比
丘者多帶革屣佛言不應畜六群比
丘者播那革屣佛言不應畜六群比
丘者大皮革屣師子皮虎皮豹皮獺
皮野猫皮雜色皮野狐皮佛言一切
不得畜六群比丘用大皮縁革屣或
用作帶或用縫佛言不得用縁及帶
縫時六群比丘者青色革屣佛言不
應畜六群比丘以青縁革屣或用作
帶縫佛言不應以青縁革屣及作帶
縫六群比丘者黄革屣佛言不應畜

六群比丘者黃緣革屣若作帶若縫
佛言不應用黃緣革屣及帶縫六群
比丘者赤革屣佛言不應著赤革屣
緣帶縫亦如是六群比丘者白革屣
佛言不應著白革屣緣帶縫亦如是
六群比丘者似孔雀毛革屣佛言不
應畜六群比丘者錦色革屣佛言不
應畜彼比丘得成錦色革屣佛言不
應畜若壞色者聽畜六群比丘者毳
衿革屣佛言不應畜六群比丘者劫
具衿革屣佛言不應畜六群比丘以
弊帛衿革屣佛言不應畜六群比丘
以芏草婆娑草舍羅草漢陁羅草衿
革屣佛言不應畜六群比丘癡人是
我所遮便更作餘事自今已去一切
衿革屣不應畜時比丘天雨泥汙脚
汙座具汙身臥具佛言聽護身護座
具故在僧伽藍內者蒲革屣洗足既著
蒲革屣洗足已水入蒲革屣內汙脚汙
座具汙身臥具佛言聽以樹皮若皮
縫著底尒時舍衛國六群比丘者欽
婆羅屣佛言不應畜如是四種草屣
不得畜尒時佛在王舍城六群比丘

剎多羅樹葉作屐樹便枯乾諸居士
見皆共譏嫌沙門釋子无有慚愧斷
絕生命自言我知正法如是觀之何
有正法云何乃取多羅樹葉作屐使
樹枯乾比丘白佛佛言不應畜尒時
世尊在拘睒弥國時六群比丘著木
屐猶如馬行聲乱諸坐禪者諸比丘
白佛佛言不應畜木屐時諸比丘畏
慎不敢上大小便屐上不敢著洗足
屐佛言除可著行者餘者應上尒時
世尊在婆竭提國時毗舍離跋闍子
比丘著金屐銀屐佛言不應畜即復著
琉璃屐佛言不應畜復著寶屐佛言
不應畜復著寶填屐佛言不應畜佛
言如是癡人是我所遮輙更作餘事
自今已去一切屐不得著
尒時世尊在毗舍離國六群比丘著
草屐共佛經行佛告諸比丘外諸巧
師受學弟子亦有恭敬於師此六群
比丘癡人著草屐與佛共經行佛言
自今已去一切草屐不得畜時六群
比丘於和尚和尚等阿闍梨阿闍梨
等前已在好經行處和尚等在惡處

已在高處和尚等在下處已在前和
尚等在後與和尚等並語與並經行反
抄衣纏頸褁頭通肩披衣著革屣諸
比丘白佛佛言不應和尚和尚等若
阿闍梨阿闍梨等在惡經行處已在
好處乃至著革屣一切不得尒時六
群比丘於和尚和尚等阿闍梨阿闍
梨等前通肩披衣著革屣若有所取
與不露右肩不脫革屣諸比丘白佛
佛言不應尒佛言自今已去聽在和
尚和尚等阿闍梨阿闍梨等前偏露右
肩脫革屣有所取與時諸比丘在白
衣舍於和尚和尚等阿闍梨阿闍梨
等前有所取與偏露右肩脫革屣時形
露諸比丘白佛佛言聽白衣舍在和
尚和尚等阿闍梨阿闍梨等前不露
右肩不脫革屣隨意有所取與尒時
比丘共餘比丘在道行一比丘從餘
比丘索水諸比丘作是念佛不聽著
革屣有所取與彼比丘即脫革屣取
水於是失革屣諸比丘白佛佛言聽
若在道行者革屣隨意有所取與尒
時有比丘暮從比丘索水彼作是念

佛不聽著革屣有所取與時彼往處
去水遠畏毒虫時彼比丘脫革屣往
取水毒虫齧脚痛苦不樂諸比丘白
佛佛言若日入後聽去水遠若畏毒
虫得著革屣隨意取與時六群比丘
見和尚和尚等阿闍梨阿闍梨等不
起迎諸比丘白佛佛言應起若一坐
食若作餘食法不食若病聽作如是
語大德忍我有因緣故不起和尚者
從受得戒和尚等者多已十歲阿闍
梨者有五種阿闍梨有出家阿闍梨
受戒阿闍梨教授阿闍梨受經阿闍
梨依止阿闍梨出家阿闍梨者所依
得出家者是受戒阿闍梨者受戒時
作羯磨者是教授阿闍梨者教授威
儀者是受經阿闍梨者所從受經處讀
修妬路若說義乃至一四句偈依止阿
闍梨者乃至依止住一宿阿闍梨等
者多已五歲除依止阿闍梨若比丘
所住房應掃灑掃灑已若故有塵聽
泥槃汙灑泥槃汙灑已若故有塵聽
作地敷若伊梨延陀耄羅耄耄羅氍
毬若十種衣隨所得數之時諸比丘

不洗足上地敷佛言聽在戶邊安拭
足物若故不淨應戶外安水器洗足
比丘洗足已足未乾便上地敷地敷
爛壞佛言足未乾不得上地敷若有
急事應以足拭膝若拭蹲若以手拭
若以弊物拭時諸比丘為和尚和尚
等阿闍梨阿闍梨等有所取與數數洗
足疲勞諸比丘白佛佛言自今已去
若為和尚和尚等阿闍梨阿闍梨等
有所取與聽用銅盤若葉若机飲食
所須之物盡持置上一時授與時有
比丘足下惡腫於天雨中餘比丘扶
往廁上卧泥中極患苦諸比丘白佛
佛言聽為護身護衣護卧具故僧伽
藍內聽著一重革屣時諸比丘在道
行為和尚和尚等阿闍梨阿闍梨等
有所取與偏露右肩脫革屣疲極諸
比丘白佛佛言聽若在道行為和尚
和尚等阿闍梨阿闍梨等有所取與
即於頭上若肩上取與
尒時佛在舍衛國時六群比丘著革
屣入聚落時諸居士見皆共譏嫌沙
門釋子自言我知正法云何著革屣

入衆落如今觀之有何正法如似國

王大臣諸比丘白佛佛言不應著革
屣入聚落時諸病比丘有畏慎心不
敢著革屣入聚落諸比丘白佛佛言
聽病比丘著革屣入聚落時六群比
丘託病著革屣入聚落餘比丘見語
言佛不言不得著革屣入聚落耶彼
言我病即問言何所患苦答言長老
佛不作如是說若人言須臾間不樂
是謂病人耶我等託病諸比丘白佛
佛言不應託病著革屣入聚落尒時
長老畢陵伽婆蹉脚跟破須鞕跟革
屣諸比丘白佛佛言聽著鞕跟革屣
尒時長老畢陵伽婆蹉在道行眼闇
脚指蹴地壞足諸比丘白佛佛言聽
著鞕足指革屣尒時畢陵伽婆蹉多
知識在道行大得大麦小麦斑豆粳
米諸比丘疑不敢受白佛佛言聽受
諸比丘受已不知置何處白佛佛言
聽若囊若箱盛尒時長老畢陵伽婆
蹉在道行得酥油蜜石蜜不敢受諸
比丘白佛佛言聽受受已不知著何
處白佛佛言聽若以鍵瓷小鉢次鉢

受揵瓷者入小鉢小鉢者入次鉢次
鉢者入大鉢諸比丘不知當揵瓷小
鉢次鉢當淨施不白佛佛言聽不作
淨施畜時長老畢陵伽婆蹉老羸不
堪步涉白佛佛言聽作步挽車若轝
若乘除女人牸牛馬尒時畢陵伽婆
蹉在道行得韋不敢受白佛佛言聽
受得皮韋不敢受白佛佛言聽取却
皮十種衣中隨以一衣褁之復得織
皮韋不敢受白佛佛言聽却皮繩鞖
繩以餘繩織應畜諸比丘須韋轃白
佛佛言聽作諸比丘須韋繩白佛佛
言聽畜若繩數斷聽用皮作若擔韋
肩痛聽安枕薦若患脚寄痛聽作橙
安枕薦時不知何人應擔白佛佛言
聽比丘若僧伽藍民若優婆塞若沙
弥若得車亦如是若皮車應却皮十
種衣中隨以一衣褁之應畜若得織
皮車除皮繩鞖繩餘得畜不知何人
應牽白佛佛言聽若比丘若僧伽藍
民若優婆塞若沙弥牽尒時長老畢
陵伽婆蹉得守僧伽藍人佛言應畜
尒時六群比丘作皮牀皮獨坐牀諸

比丘白佛佛言不應畜復作皮褥皮
枕皮卧具皮地敷破地生虫屋内臭
穢諸比丘白佛佛言不應畜時有婆
羅門出家為道持伊師皮作拭足物
置户内佛言聽畜時諸比丘汲水罐
繩數斷佛言聽以皮作索若罐破聽
以皮作若繩斷以皮作繩若户繩數
斷佛言聽以皮作若開户若閉户患手
痛聽以大皮褁之若户樞不轉聽著
皮若上樞壞聽以皮纏若向亦如是
若繩牀木牀脚壞聽以皮纏時有比
丘脚痛佛言以大皮褁脚令得患差
便却若比丘覆屋繩斷佛言聽以皮
作若户扂繩數斷聽以筋若毛作時六
群比丘畜皮鉢囊革屣囊針綖囊諸
比丘白佛佛言不應畜尒時有木師
出家比丘畜皮囊盛作器白佛佛言
不應畜木師出家比丘一切作器不
應畜尒時衆僧得木作器白佛佛言
聽畜不知用何物盛佛言聽十種衣
隨以一一衣作囊盛尒時比丘酥油
瓶露佛言聽以濕皮覆若垂嚙應以
泥泥尒時比丘得花形皮油器畏慎

不敢畜佛言聽畜尒時比丘得角作
油器畏慎不敢畜佛言聽畜若下漏
上漏若邊漏聽以皮纏覆
尒時世尊在王舍城有比丘木刻刻
脚破須軟革屣聽畜時世尊與阿難
俱行去尸陁林塜間不遠見有貴價
重革屣世尊知而故問阿難汝何不
取此革屣阿難言恐畜重革屣佛言
聽此糞掃物得畜尒時比丘在道行
去塜不遠見有木貫死人皮厚便剥
取還房作一重革屣房內臭穢餘比
丘問房內何以臭即以事荅諸比丘
白佛佛言不應畜人皮若畜偷蘭遮
及餘不淨可惡皮不應畜若畜突吉
羅尒時有比丘從寒雪國來脚凍壞
詣佛所頭面礼足却坐一面佛知而
故問比丘汝何故脚破白佛言寒
雪處來故凍壞佛問比丘彼國法何
所著比丘言著富羅褰韃佛言聽著
若須鞾聽作鞾聽從非親里居士居
士婦乞作不得作餘用若餘用如法
治時六群比丘皮作晉帶佛言不應
畜皮作襌帶佛言不應畜比丘畜皮

器佛言不應畜比丘畜皮帽佛言不
應畜比丘作皮緊殊炭佛言不應畜
比丘不拂拭革屣汗脚汗卧具佛言
不應不拂拭革屣時比丘洗足已未
乾便著革屣革屣濕爛壞佛言不應
尒時比丘不數洗拭脚物諸比丘見
汙穢不喜佛言聽洗彼洗已不擴不
曬兔生佛言應洗擴曬燥　皮革揵度竟

衣揵度

尒時世尊在波羅㮈國鹿野苑中時
五比丘往世尊所頭面礼足却住一
面五人白佛我等當持何等衣佛言
聽持糞掃衣及十種衣拘舍衣劫貝
衣欽䟦羅衣芻摩衣叉摩衣舍㝹衣
麻衣翅夷羅衣拘攝羅衣嚫羅鉢尼
衣如是十種衣應染作袈裟染色持尒
時比丘得塚間衣佛言聽畜尒時比
丘得顧衣佛言聽畜尒時比丘在道
行去塚不遠見貴價糞掃衣畏慎不
敢取佛言聽取

尒時世尊在舍衛國時有大姓子出
家於市中巷陌糞掃中拾弊故衣作
僧伽梨畜時波斯匿王夫人見慈念

心生取大價衣破之以不淨塗棄之
於外為比丘故比丘畏慎不敢取比
丘白佛佛言若為比丘者應取尒時
有比丘大姓出家於市中巷陌厠上
糞掃中拾弊故衣作僧伽梨畜時舍
衛長者見心生慈愍以多好衣棄置
巷陌若厠上為比丘故使人守護不
令人取時有諸比丘直視而行入村
時守護衣人語言大德何不左右顧
視也時比丘見畏慎不敢取諸比丘
白佛佛言若為比丘聽取尒時比丘
塹中得死人衣畏慎白佛佛問言汝
用何心取荅言以糞掃衣取不以盜
心取佛言不犯自今已去不應取埦
塹中死人衣尒時有居士浣衣已曬
置壁上時納衣諸比丘見謂是糞掃
衣便取時居士見語言莫取是我衣
比丘言我謂是糞掃衣故取耳便放
之而去彼比丘畏慎白佛佛言汝以
何心取荅言糞掃衣取不以盜心取
佛言无犯自今已去不應取在園上
若籬上塹中糞掃衣時有比丘於大
官斷事處前有死人衣比丘取此人

衣時大官勅旃陁羅取死人棄之旃
陁羅言何不使取衣者棄之大官問
言何人取衣荅言是沙門釋子取諸
比丘白佛佛言不應在斷事處取死
人衣尒時比丘在道行去塚不遠見
未壞死人有衣即取而去死人即起
語言大德莫持我衣去比丘言汝死
人何處有衣故持去不止死人逐比
丘至祇桓門外脚跌倒地餘比丘見
問此比丘彼何所說比丘荅言此死
人我取其衣来諸比丘白佛佛言不
應取未壞死人衣尒時有牧牛人以
衣置頭上而眠時糞掃衣比丘見謂
是死人彼作如是念世尊不聽比丘
取未壞死人衣即取死人辟骨打此
牧牛人頭破彼即起語言大德何故
見打荅言我向謂汝死牧牛人言汝不
別我死生耶即打比丘次死諸比丘
白佛佛言死人未壞不應打令壞時
六群比丘畜非衣作鉢囊革屣囊針
筒畜錦文卧氈褥枕氍氀獺皮諸比
丘白佛佛言不應以非衣作鉢囊及
針筒不應畜錦文卧具氈褥枕氍氀

獺皮尒時比丘塚間得錦文臥氈得
枕諸比丘畏慎不敢取白佛佛言聽
取用時有比丘塚間得伊梨延陁耄
羅耄耄羅氍氀有畏慎不敢取白佛
佛言聽取却皮却草者餘者用作地敷
畜時有比丘於塚間得皮繩牀木牀
獨坐牀白佛佛言聽取却皮十種衣
中隨以何衣作聽畜尒時比丘在塚
間得繩牀木牀獨坐牀有畏慎不敢
取白佛佛言聽取除二種繩皮繩髮
繩餘者應畜時比丘在塚間得輦得
盖得步挽車畏慎不敢取白佛佛言
聽取畜時比丘在塚間得瓶澡灌得
杖扇畏慎不敢取白佛佛言聽取畜
時有比丘在塚間得钁鈎刀鑱畏慎
不敢取白佛佛言聽取畜時有比丘
在塚間得錢自持来比丘白佛佛言
不應取彼比丘須銅白佛佛言打破
壊相然後得自持去時有比丘得牛
嚼衣白佛佛言聽取用時有比丘得
鼠嚙衣白佛佛言聽取用有比丘得
燒衣白佛佛言聽取糞掃衣有十種
牛嚼衣鼠嚙衣燒衣月水衣產婦衣

神廟中衣若鳥銜風吹離處者塚
間衣求願衣受王職衣往還衣是
謂十種糞掃衣尒時拘薩羅國波斯
匿王與摩竭提王阿闍世中間共鬪
多人死時比丘欲往取死人衣白佛
佛言聽往彼若有人先語取若无人
輙取尒時阿闍世王與毗舍離梨奢
中間共鬪多人死時比丘欲往取彼
死人衣白佛佛言應往語然後取若
无人輙自取尒時衆多居士於塚間
脫衣聚置一處埋死人時糞掃衣比
丘見謂是糞掃衣取之而去時諸居
士見語言此是我衣莫持去比丘言
我謂是糞掃衣即放地而去比丘畏
愼白佛佛言汝以何心取荅言以糞掃
衣取不以盜心佛言不犯不應取大
聚衣尒時衆多居士於塚間燒死人
時糞掃衣比丘見烟已喚餘比丘共
往塚間取糞掃衣去彼言可尒即共
往至彼默然一處住時居士見即與
比丘一貴價衣第二比丘言持来當
共汝分彼言共何誰分彼自與我二
人共諍諸比丘白佛佛言應還問居

四分律卷第三十九 [illegible] 大 [illegible]

士此衣與誰若居士言隨所與若是
彼衣彼若言不知若言俱與應分作二
分尒時有比丘往塚間取糞掃衣遥
見有糞掃衣一比丘即占言此是我
衣第二比丘即走往取二人共諍各
言是我衣諸比丘白佛佛言糞掃衣
无主屬先取者時有二比丘俱往塚
間取糞掃衣遥見有衣便占言是我
衣二人俱走往取衣共諍各言是我
衣比丘白佛佛言糞掃衣无主隨共
取分作二分尒時有衆多居士載死
人置塚間糞掃衣比丘見即語餘比
丘言我曹今往取糞掃衣可多得彼
比丘言汝等自去我不往比丘即疾
往大得糞掃衣持来至僧伽藍中淨
浣治彼比丘見語此比丘言汝作何
事而不共我往取衣我往取衣大得
来此比丘言持来共汝分答言汝不
共我取云何共分二人共諍比丘白
佛佛言屬彼往取者尒時有衆多糞
掃衣比丘共期要往塚間取糞掃衣
有一比丘得貴價衣餘比丘言持来
共汝分彼答言我得此衣何故共汝

分多人共諍比丘白佛佛言隨先要
所得多少應共分
尒時佛在舍衛國時諸居士祖父母
父母死以幡蓋衣物墓祖父母父母
塔糞掃衣比丘見剥取之諸居士見
皆共譏嫌言沙門釋子无有慚愧盜
取人物自言我知正法如今觀之有何
正法我等為祖父母父母起塔以幡蓋
墓塔供養彼云何而自剥取如似故
為沙門釋子墓塔供養我等實為祖
父母父母以幡蓋墓覆塔供養諸比
丘白佛佛言不得取如是物若風吹
漂置餘處若鳥銜去著餘處比丘見
畏慎不敢取比丘白佛佛言若風吹
來漂鳥銜著餘處聽取尒時比丘見
有莊嚴供養塔衣即取取已畏慎比
丘白佛佛言汝以何心取荅言以糞
掃衣取不以盜心佛言无犯不應取
莊嚴供養塔衣
尒時世尊在王舍城時毗舍離有婬
女字菴婆羅婆利形貌端正有欲共
宿者與五十兩金晝亦與五十兩金
時毗舍離以此婬女故四方人集若

毗舍離時國法以為觀望極好時王
舍城諸大臣聞毗舍離有婬女字菴
婆羅婆利形貌端正有欲共夜宿者
與五十兩金晝亦尒時毗舍離以婬
女故四方人集於毗舍離觀望極好
時大臣往瓶沙王所白言大王當知
毗舍離國有婬女字菴婆羅婆利形
貌端正有欲共宿者與五十兩金晝
亦如是以婬女故四方人集於毗舍
離觀望極好王勑諸臣汝等何不於
此安婬女時王舍城有童女字婆羅
跋提端正無比勝於菴婆羅婆利時
大臣即安置此婬女若有欲共宿者
與百兩金晝亦如是時王舍城以婬
女故四方人集於王舍城觀望極好
時瓶沙王子字无畏與此婬女共宿
遂便有娠時婬女勑守門人言若有
求見我者當語言我病後日月滿生
一男兒顏貌端正時婬女即以白衣
裹兒勑婢持棄著巷中婢即受勑抱
兒棄之時王子無畏清旦乘車往欲
見王遣人除屏道路時王子遥見道
中有白物即住車問傍人言此白物

是何等荅言此是小兒問言死活荅
言故活王子勑人抱取時王子无畏
无兒即抱還舍與乳母養之以活故
即為作字名耆婆童子王子所取故
名童子後漸長大王子甚愛之尒時
王子喚耆婆童子来語言汝欲久在
王家无有才技不得空食王祿汝可
學技術荅言當學耆婆自念我今當
學何術現世得大財富而少事作是
念已我今寧可學醫方可現世大得
財富而少事念言誰當教我學醫道
時彼聞得叉尸羅國有醫姓阿提梨
字賓迦羅極善醫道彼能教我尒時
耆婆童子即往彼國詣賓迦羅所白
言我欲從師受學醫道當教我彼荅
言可尒時耆婆童子從學醫術經七
年已自念言我今習學醫術何當有
已即往師所白言我今習學醫術何
當有已時師即與一籠器及掘草之
具汝可於得叉尸羅國面一由旬求
覓諸草有非是藥者持来時耆婆童
子即如師勑於得叉尸羅國面一由
旬求覓非是藥者周竟不得非是藥

者所見草木一切物善能分别知所
用處无非藥者彼即空還往師所白
如是言師今當知我於得叉尸羅國
求非藥草面一由旬周竟不見非藥
者所見草木盡能分别所入用處師
荅耆婆言汝今可去醫道以成我於
閻浮提中最為第一我若死後次復
有汝時耆婆自念我今先當治誰此
國既小又在邊方我今寧可還本國
始開醫道於是即還歸婆伽陁城婆
伽陁城中有大長者其婦十二年中常
患頭痛衆醫治之而不能差耆婆聞
之即往其家語守門人言白汝長者
有醫在門外時守門人即入白門外
有醫長者婦問言醫形貌何似荅言
是年少彼自念言老宿諸醫治之不
差況復年少即勅守門人語言我今
不須醫守門人即出語言我已為汝
白長者長者婦言今不須醫耆婆復
言汝可白汝長者婦但聽我治若差
者隨意與我物時守門人復為白之醫
作如是言但聽我治若差隨意與我
物長者婦聞之自念言若如是无所

摃勑守門人喚入時耆婆入詣長者
婦所問言何所患苦荅言患如是如
是復問病從何起荅言從如是如是
起復問病来久近荅言病来尒許時
彼問已語言我治汝病彼即取好藥以
酥煎之灌長者婦鼻病者口中酥唾
俱出時病人即器承之酥便収取唾
別棄之時耆婆童子見已心懷愁惱
如是少酥不淨猶尚慳惜況能報我
病者見已問耆婆言汝愁惱耶荅言
實尒問言何故愁惱荅言我自念言
此少酥不淨猶尚慳惜況能報我以
是故愁耳長者婦荅言為家不易棄
之何益可用然燈是故収取汝但治
病何憂如是彼即治之後病得差時
長者婦與四十万兩金幷奴婢車馬
時耆婆得此物已還王舍城詣无畏
王子門語守門人言汝往白王言耆
婆在外守門人即入白王王勑守門
人喚入耆婆入已前頭面礼足在一
面住以前因緣具白無畏王子言以
介所得物盡用上王王子言且止不
須便為供養已汝自用之此是耆婆

四分律卷第二十九　第二十七張　天　校

童子冣初治病

四分律卷第二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